

Approaching

Samuel

Johnson

走近
约翰生

蔡田明
著

非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走近
约
翰
生

*Approaching
Samuel Johnson*

蔡田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约翰生 / 蔡田明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6

ISBN 978 - 7 - 5201 - 2420 - 1

I. ①走… II. ①蔡… III. ①约翰逊 (Johnson, Samuel 1709 - 1784)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561.0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8759 号

走近约翰生

著 者 / 蔡田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20 - 1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张平功

塞缪尔·约翰生是英国 18 世纪的文学大家，尤其以编撰《英文词典》享誉世界。其人生经历、为人处世、个性风采、谈吐风度也因鲍斯威尔那部描写生动的杰作《约翰生传》而广为流传。出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原因，我们有半个多世纪对他的了解付之阙如。

进入 21 世纪初期，随着《约翰生传》不同翻译版本在国内问世，约翰生作品也得以陆续翻译介绍，虽无十分热闹的氛围，却也细雨无声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和年青一代学人的视野中。蔡田明是翻译、研究与出版约翰生作品行列之中的先行者。自 2005 年起，他先后公开发表多篇文章，并有 5 部约翰生系列译著如《约翰生传》《幸福谷》《人的局限性》《惊世之旅》《传记奇葩》，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这些可喜可贺的成果可以说部分解决了“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语言问题”（陈寅恪），而且为在中国普及约翰生做出了令人称道的宝贵贡献。

蔡田明的研究和评介工作超越了仅仅把约翰生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和趣味故事的文人作家。他除了对每部译著作详细或简略评介以外，比一般译者在通常意义上的作品翻译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可以说他已经成为研究约翰生的专家。读者可以从他的著述和翻译所提供的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位博学多才大家的方方面面，据此可以拓宽我们仅从词典人与作家的角度去认识约翰生的视界。

这部文论集是蔡田明在学术刊物和网络发表文章的集成。文论集按主题进行论述，既有对约翰生的诗学、政治、宗教、哲学的阐释，又有约翰

生与全球化及启蒙运动的研讨，对最能直接体现约翰生思想的小说《幸福谷》和诗人评传也有精心分析。约翰生认为，任何社会的成员都“无权传授跟社会所认为正确的背道而驰的学说”，而且“每一个社会有维护和秩序的权利”，这些精辟论断呈现出他在广泛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睿智博学和高远见解。约翰生的思想智慧，弥足珍贵，足以启迪思想，激励后学。

在这里叙述文集观点似乎有些多余，只需说，作者留给读者必然是宏富论章或能引起思想共鸣的评述。譬如，一般人可能会感觉约翰生与钱锺书有诸多相同之处，但要深入认识和体察两位文豪的貌心异同，则很有必要精读《钱锺书与约翰生》这篇视野开阔且论述具体生动的文章。即使在比较文学的专论中，此文也不失为一篇上乘佳作。蔡田明文论集中具有如此风貌和特色的文章无疑将对约翰生学乃至文学研究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约翰生学在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一直谓之重要，呈现出研究历史绵长和持之以恒的状况，蔡田明通过参与澳大利亚约翰生学会，直接接触英美澳约翰生学者和藏书家，通过广泛阅读和实地考察，写出了《国外约翰生学概况》，证明确实有一种称之为“约翰生学”在世间，有一批又一批约翰生学人在坚持，他们不因世态炎凉而改变初心，也不因寂寞冷清放弃求索。是他们在西方学界一直以敬仰伟人的情怀持续不断推进研究约翰生的活动。这对于不因其年代久远或看似与当今学术新潮不合所秉持的执着追求，只能说是来自文化的自觉，源于其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们知道，只有守护文化之道，才能薪尽火传，不断发展。西方学人如此传承其文化精神，东方学者亦应如此。

我与作者交往多年，见他在这方面不断努力，成果迭出，渐入佳境，每有新作出版，深感高兴。“走近约翰生”在他已不再是夸言。蔡田明在美国《约翰生通讯》（*Johnsonian News Letter*）发表过英文文章如《约翰生无处不在》、《约翰生在中国》和《约翰生与莎士比亚在中国》等，为西方国家读者了解约翰生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了简明扼要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有助于文化思考的互动交流。期盼国内学

人能在约翰生研究领域有更大作为，涉足更远，拿出更多可与国外研究相媲美的新成果。

在此祝贺蔡田明这部能开阔文化学术视野的专书出版。温故知新，蔡田明这部文论集开启了传统文化自信的好兆头。

2017 年 9 月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目 录

《约翰生传》介绍	001
《幸福谷》解读	025
约翰生与启蒙运动	042
钱锺书与约翰生	055
约翰生的诗学观	080
约翰生与艾略特的《玄学派诗人》	101
约翰生与全球化及文化传播	120
约翰生的《萨维奇评传》	144
约翰生的政治思想	158
约翰生的宗教信仰	187
约翰生的哲学观念	202
国外约翰生学概况	216
后 记	269

《约翰生传》介绍

人生是本大书。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是人生大书里的篇章。他们是世界文坛史上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也是文人相重的一个美谈。两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影响，尽管随时变化，高低不平，却如泉涌水出，源远流长。

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对我们那些近现代博学中外的文学先驱者来说，不是陌生的名字。主张多读书并读好一本书的林语堂，除了推崇李渔，偏爱的就是《约翰生传》（《夏令读物》）。他甚至把约翰生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有丰富的常识，人生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英国人与中国人》）。梁实秋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而为人所知，还编译出版过这部传的中文版。范存忠早年就在约翰生研究领域涉足，晚年为纪念他逝世 200 周年演讲撰文。朱东润曾称《约翰生传》为西方第一传，激励自己写中国第一传。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也一再引用约翰生的妙语好词，贯通中西文化。杨绛在《堂吉珂德》译者序引用约翰生的评说：“堂吉珂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确实，无数的中国文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语言和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未能得到经典名著那样出版且多译的待遇。

这也许不是无独有偶的现象。在“地球一村”的现代化社会，西方已开始冷落约翰生，或者说，约翰生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正如尽管过去我们的文学前辈热爱过他，而他当下在东方受冷落，也像是不谋而合地与

国际社会文化潮流相接轨。这里不是说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在西方经典著作的书架上已消失，也不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受到冲击，更不是说全球性的约翰生迷和他们的学会已不存在，而是说，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和成长中的年青一代，在疏远他们的时代。现代人的语言欣赏习惯难以接受甚至排斥他们文字的典雅。许多事，不必亲身经历。当人们对它还毫无了解的时候，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文化遗产，扎根在人生土壤的书，尽管会被疏远，被禁锢，被埋没，被忽视，被批判，被打倒，然而，潮退底现，水落石出，终究让人们还是要好奇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知道它的源远流长。约翰生的书传是这类不怕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书籍。最怕寂寞的约翰生，曾对那些敢到中国长城去的人的精神赞叹不已。这位文学大家，这位250年前便呼唤“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范存忠译文）的世界公民，最终还是会看到欢迎他的长城大地。

读《约翰生传》，要知约翰生。

约翰生是18世纪著名的英国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和英语词典编纂家，也是幽默雄辩的谈话家。他唯一的小说《幸福谷》即《拉赛拉斯》足以使其赫然立于世界文坛。

约翰生于1709年9月18日出生于一个英国小城的小书商家庭。刚出世，家人怕他活不长，当天赶紧为他做了洗礼的宗教仪式。他幼年的多病，尤其视力低弱，一只眼盲，伴随他的终生。他天生聪颖好学。8岁上学，读拉丁文。19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学。泛览群书，博闻强记，导师们称他为大学里读书最多的学生。

由于家庭投资生意破产，交不起学费，他在校13个月后便被迫辍学，返回家乡。在停学无事可做的日子里，他漫不经心地在父亲书店里浏览了大量的古今书籍。

尽管他满腹经纶，文采横流，还有文人前辈和朋友们的担保推荐，但

在当时严格以学历衡量人的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没有文凭，他亦无法找到一份专职的工作。连申请一份助理教师的空缺，也遭到无情拒绝。即使有幸在一所学校做校工，还受尽难言的耻辱，被迫辞工。除了文凭，还有他因疾病而残留下面部的痉挛疙瘩和特异的举止怪癖，也不同程度地妨碍他做教书工作。

面对暗淡的前途、森严的社会等级和贫困所迫的失落，约翰生立志奋斗，挑战权贵，用他的文学才能和刻苦精神来谋生立足，坚持了他生而为文的信念，直至终生。

1733年，他从出生地的小城来到大城伯明翰。最初，他的目的只是看看朋友，由此结交了一批为他后来成功助力的友人。通过一位医生的介绍，他承担了把法文《阿比西尼亚旅行记》译成英文的任务。他为此写的前言，表明他对被侵略国殖民地的同情和关注。他那一贯关注弱势群体的思想，就在这时初见端倪。他散文的思想和语言的力度也初露锋芒：“人类的自然本性，是罪恶和美德的混合物，是热情和理性的竞争。尽管造物主上帝对此无偏无爱，可却在大多数国家里以特别的偏爱求得非常的不实际而达到平衡。”

在伯明翰，约翰生在认识的朋友圈里，找到自己未来的妻子。26岁时，他和病故朋友的妻子波特太太结婚。她比他大20岁。婚后，他用妻子的钱，在靠近家乡的地方，设立私校，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尽管准备充分，仅招来几个学生。不到两年，学校赔本，只好关闭解散。1737年，为家庭的债务和生活所迫，他和他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加里克来到了大都市的伦敦。在这里，他既经历城市多彩文化生活的喧闹，又品尝无名落泊贫困的辛酸。伦敦城市的广大而充实，是他创作的基地，给他文学挑战动力和源泉。从此，他成了具有城市意识的伦敦人。他自豪地说，“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活”。

到伦敦后，他应聘在爱德华·卡文主编的《绅士杂志》做助理编辑，有机会写一些匿名的散文书评。当经济上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之后，他返回家乡完成他的悲剧《艾琳》，并把妻子接到伦敦。1738年，他发表长诗《伦敦》。这首讽刺诗，感慨伦敦大街治安的混乱无序，表达对穷文人悲惨

生活的同情，倾吐诗人对政治腐败的抗议，赢得极高的评价。诗是匿名发表的。当时有诗人桂冠之称的蒲柏，在称赞它之后，急于让人帮助了解这首诗作者的情况。尽管这首诗连续三次再版，约翰生所得才10个吉尼稿费，只比他第一本译书多了5个吉尼。

在他小有成就的时候，一些学校提供他就职的机会。前提是要求他获得硕士学位。经与牛津大学和都柏林大学联系授予他学位的事，终未能如愿。同时，他也因此失去当律师的机会。伴随求职失望的痛苦，他写了几篇嘲讽当时政府无能的文章。他对汉诺威皇室也极为不恭。因此，有流传他被政府发出拘捕令的传说。

《绅士杂志》自1732年开始，就有关于国会辩论的报道。约翰生开始是为它做些编务工作，1740年到1743年接手为其写稿。他经常埋头苦干，有时在1个小时内完成3个专栏。他的这些报道，不是一般的裁剪叙述，而是双方思想交锋的提炼加工，成为人们了解国会辩论的重要文献。

在伦敦生活，他认识一位落魄潦倒的诗人理查德·萨维奇，并成为好朋友。这位放荡不羁的朋友，和约翰生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贫穷，二是激烈地反对现政府。他们最不幸的时刻，是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迫在大街游荡过夜。当这位诗人去世后，他在1744年匿名发表了《理查德·萨维奇传》，唤起人们对“格拉伯”（GRUB街，他后来在词典定义为诗人文化人临时群居的地方）和那里文人生活的关注。这是他的散文著作第一次引起社会的反响。5年后，写出《汤姆·琼斯》的小说家菲尔丁，称它是一部表现“人性优秀和恶劣并存的最杰出的作品”。当时仅21岁，立志要成为英国杰出画家的乔舒亚·雷诺，一口气把书读完。直到身体移动时，才感觉手臂麻木。约翰生自述写作之快，一天之内便写出了48页，也让人惊叹不已。1745年，他出版了关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诠释著作之后，便开始转向编辑《英文词典》的工作。

和他同时期到伦敦闯荡生活的加里克，比他更早扬名。这曾引起他对艺术表演家的偏见。这类嫉妒偏见，恰好是众多的约翰生为人谈论的矛盾思想和性情怪僻之一。加里克到伦敦后，把学法律的志向转向艺术表演。在1741年，他成为知名的演员。到1747年，是剧场经理。约翰生为他这

个学生接管剧场后的首季演出，作了生动的历史性演讲，而早些年他写的那部长期找不到赞助商排演的悲剧《艾琳》，也得以搬上舞台，连续演出了9个晚上。

40岁后的约翰生，进入他创作的丰收时期，得到社会的公认。1749年，他的第二部长诗《人类希望的幻灭》发表。这部揭示人类悲剧普遍存在的富有哲理的长诗，也同时寄托着诗人对人类的希望，祈祷博爱、宽容和基督的信仰。这是公认的他最重要的诗作。

1752年，约翰生的妻子去世。他为此沉浸在悲痛之中。每当周年祭日，他都会提笔写下自己思念之情。鉴于有关他妻子的资料很少，后人关于他们婚姻生活的这段历史，只能推测。显然，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互爱互重的基础上的。从一开始，她倾听丈夫的谈话，特别为他是《漫游者》的作者而自豪；约翰生也为太太所具有的喜剧欣赏能力高兴。岁月无情。从家庭生活来说，他们并不合适。如约翰生主张高质量的饮食生活，而自己却不修边幅，房子零乱，特别让他失望的是，到他太太晚年以后，她染上嗜酒吸毒的习惯，不愿满足丈夫的生理欲望，使他过着单调的生活。从约翰生为妻子写的祈祷文，人们可在字里行间假设他们婚姻的生活；正是这些既充满爱又自责懊悔的文字，表明了约翰生的诚心实意。妻子死后，他成了孤独的人。然而，此时，他的部分时光却愉快地和朋友们在一起。在这早几年前由他倡议的一个俱乐部（Ivy Lane Club）里，他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者。

1755年，约翰生独自编辑的历时八年半的《英文词典》终于出版。这是英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他编词典时只雇了6个助手，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原计划3年完成的要求。当比较其他国家运用集体力量编词典时，他幽默地计算着说，英国人做了一件法国人要160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部词典在文字篇幅上无人能及。尽管它收录的4万多个词还是少于先前的一部词典，而让它特别耀眼之处，是从上溯200多年前的英语文学里，引述了大约11.4万条语录，为词的定义作例证。实际上，他辑录的数量比所采用的要多一倍，被迫精减，用他的话说是“怕吓走了学生”。在今天，他的有趣味的词定义（如“词典家”）流传不多，而他很少的一些情绪化

词义更能被人过目不忘，如“燕麦”等。从历史看，他这部词典的主要贡献，是首次大范围地从英语著作诗歌文学里引用既不乏明智又异常生动的例句注释词义，在词典学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词典人约翰生”的外号和他个性化的经典释义，连同他性情中人的率直坦诚，给“约翰生迷”（Johnsonman）或“约翰生研究者”（Johnsonian）平添多少谈不完的他（她）们的这一个约翰生。

在《英语词典》的扉页上，约翰生满意地署上了硕士学位的头衔。这是牛津大学以承认他文章表现了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念而授予的。后来他又分别被都柏林和牛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他自己从内心里更喜欢人称他先生，而不是大家都一致尊敬地称他为约翰生博士。到此时，一些传记人或评论家无不真诚地说，要是他现在开办私校，岂止门庭若市。约翰生因词典出名后，对于名利，他看得很轻，淡然处之。他说，“我已经耽误了时间，以致那些我最希望让他们满意的人已不在人世，成功和失败都无意义。因此，我很冷淡，平静地待事，不因指责而有任何害怕，也不因赞扬而沾沾自喜”。在词典出版后，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出于好意，一心想弥补自己先前对词典工作不关心的疏忽，在《世界》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诚恳赞扬和推荐词典。约翰生没有为他的热心动情，婉言词正拒绝他的所谓关心，写下一封最传世的书信。有人说，堂吉诃德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精神，约翰生的信则转变了作家靠贵族富人赞助的依附地位，预告了出版商和大众读者支持文学的新时期到来。

出版词典，并没有给约翰生带来经济上的翻身。合同书上的钱，他早已先预支用完。为生活拮据所迫，在编词典期间和以后的岁月，他还要为报纸的周刊写稿糊口。1756年，他因欠租金5英镑18先令被拘捕。在出版商兼小说家塞缪尔·理查德送他6个吉尼后，他才走出牢门。在18世纪的英国，一般文人都需要有一份专门职业来以工养文，要不然就是靠办报纸或搞出版来兼顾文学。那些仅靠雇佣写稿为生的人，穷困潦倒。约翰生是这个门户里的人。他能从中崛起，同时特立独行，自由思想，为五斗米却不折腰，是今天人们要敬佩他的精神品格。可以这样说，约翰生开始以文为生的自由独立精神及其传统，影响西方文史学术，至今不衰。

为不同报纸杂志，也为调解编词典工作的单调乏味，约翰生接受任务写《漫步者》（1750~1752）；后来还写有《冒险者》（1753）和《懒散者》（1757~1760）。这些散文似可笼统地用“道德文章”来概括。所谓道德指信仰人品，文章则是文采佳句。约翰生认为，作为写作人，让语言更精炼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应该表现“准确的思想 and 磨炼的文字”。他的三四百篇散文，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嘲讽讥笑，有通情达理，有伸张正义，有民间疾苦。他的散文寓教不忘娱乐，有的还十分风趣幽默：“安静先生的主要快乐是谈话。他从不厌倦谈话和听话。谈话和听人说话对他一样重要，因为他一直想象自己在教导人或在向人学习，没有时间反省自己。可是，总有一个时间，在夜晚，他必须回家，他的朋友也要睡觉；还有一个时间，在凌晨，所有的世界都赞同不闹事。正是在这些时刻，可怜的安静先生一想到便止不住颤抖。”（No. 32《懒散者》）有趣的现象是，从他那些强烈地表现了人类受挫则苦难和希望无望的心理矛盾的散文里，近现代研究者指出，尽管没有在语言上明说，约翰生的散文已在20世纪之前，非常接近预示着弗洛伊德的理论。

1759年，他年逾90岁的母亲去世。虔诚的约翰生，一直在母亲生前尽孝心，从他不宽裕的收入里寄钱给母亲，为她还债务。为了母亲的埋葬费，他向印刷商借了30英镑，偿还的抵押是他交出一部作品。这部在一周之内的夜晚完成的小说是《阿比西尼亚王子》，即更为人知的书名《拉赛拉斯》（笔者译《幸福谷》）。这是约翰生少有的以描写人物个性为主的文字。他揭示人类寻求幸福的妄想空虚。拉赛拉斯王子，不满现实生活的幸福，冒着风险，走出所居宫殿的幸福溪谷，到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和北部的埃及作精神旅行，寻找幸福，而所见所闻，让他异常失望，最后终于觉悟“当你在选择生活时，你忽视了生存”。这部像童话般美丽的东方传奇，实际是一部作者精神探索的自传。它的创作速度之快，无失它思想上的严谨和形式上的完美。这是约翰生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一部最畅销的作品。这部饱含人生哲学的作品，符合18世纪读者“虚构想象中求真实感人”的欣赏口味，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有各种语言译本。

约翰生从来不讳言自己写作是为了钱。他说，“除了傻瓜，没有人不

为钱去写作”。他还坚持，“写作为面包，谈话为愉快”。多病忧郁的他，把文学和社交看作最大的“缓和剂”（Palliative）。他的写作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谈话却赢得了朋友。他先后组织过好几个俱乐部，谈艺论文。他的社交圈子广泛，后来传记人感叹其多，说不清有多少慕文而来的朋友，聆听智慧交谈的朋友，接受慷慨帮助的朋友。他虽不富有，尽心尽力，大方解囊，超出一般人能想象的界限。他一方面是有求必应地写稿挣生活费，一方面却无偿地为朋友写序写献词写书评，尽文字之力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据当代传记作家贝茨的考证，约翰生花了很多时间到牛津大学，只是义务地帮助新任命教授钱伯斯准备法学讲稿。他只做事不张扬，连好探长短的鲍斯威尔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显然，他的那条写作为钱的语录，只能当作一个硬币必有两面来理解。

在他为生而文的时期，有几件影响他个人的大事。

（一）1762年，53岁的他，一件从未追求和希望过的事发生了。英国王室基于他的文学成就奖给他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

（二）1763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偶然地闯进了他的生活。第一次的见面，年轻人有点失望，却很快就被他谈话如文章的精彩所吸引。两人的友谊发展愈来愈深，连婚后的妻子也开始抱怨，只有“熊”跟人走，哪有人围“熊”转。这位叫鲍斯威尔的年轻人，一开始就作谈话记录，后来还受到鼓励，尽心为他立传。1764年，约翰生在乔叔亚·雷诺的建议下，一起成立了一个享誉伦敦的文学俱乐部。9年之后，年轻的鲍斯威尔，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名声大振的社团。

（三）1765年，约翰生被介绍认识酿酒富商思罗尔先生。主人的好客，特别受年轻活泼夫人的热心崇拜，让约翰生宾至如归，很快成了他们家庭里的一员。他在主人家的别墅有专门的房子，参加主人的贵族名流宴会，陪同主人到海外旅行，见识了他未知社会的一角。愉快之情，让他说出“没有人会在快乐里是个伪君子”。他同思罗尔夫人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一直是后人猜测的话题。有学者考证，在约翰生和夫人相识的19年中，思罗尔夫人和她丈夫生育达12个之多，其中8个死于婴幼儿。夫人一直忙碌在妻子母亲家庭主妇事务中。约翰生和思罗尔夫人之间情投意合的关系，

只能说是时间的联系。时间也是敌人。当思罗尔先生病逝后，夫人把爱移到音乐家身上。当得知她要结婚时，约翰生恼羞成怒，写信强烈反对，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桩婚姻是夫人自己的私事，请她原谅并感谢夫人多年来的热心关照。从两人的联系上，从私人互通来信看，思罗尔夫人更能走近约翰生。她后来写了恩爱抱怨真假并存的《轶事》，描写了她所认识的约翰生。无疑，它为约翰生迷添油加醋了。

（四）1767年，英国国王陛下在皇家图书馆会见了约翰生。他和国王的谈话及表现，让他的朋友感到他作为文人的自豪。他向国王表示，他要继续读书而不是写作，这是因为他已尽了作家的责任。

自从得到养老金，约翰生可以摆脱写稿的差事，不必再为一日三餐的饭食而忧虑，并且有时间和旅费到处走走，休假远行。他和鲍斯威尔出游苏格兰高地及其岛屿，与思罗尔夫妇观光威尔士北部和法国巴黎。悠闲的生活，并没有彻底打消他继续写作的念头。他在1765年完成8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评注后，1773年出版《苏格兰西部岛屿旅行记》；1781年完成10卷本评52位诗人的《英国诗人评传》。当出版家要他写这部诗人评传时，他不希望是一部“约翰生的诗人传”，接受大家赞同的人选，当然，也加入自己喜爱的5个诗人名单。他直接依据文本阅读感受而不是理论规则做出评价。如对他自己提名的一位诗人詹姆斯·汤姆森，他高度评价其诗歌《季节》，却不喜欢《自由》：“在它刚出版时，我试图读它，无法读下去。后来我再也没去读它……”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约翰生不是前人假设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他的方法基本上属经验主义。他应被看作是20世纪倡导读文本的新批评主义之父。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770年期间，写了一些引人注目而又为后人争论不休的政治宣传小册子，如《虚假的警惕》（1770）、《爱国者》（1774）、《征税不是暴政》（1775）。他的政治观基本建立在实用哲学的基础上，既不倾向国王独裁也不赞同人民革命，强烈反对战争。他认为，抽象的自由或自然的主权说，都是伪善之言。文明的国家首先要有稳定的政府，尊重法律。尽管这是基本的安全保证，但是，如果政府滥用职权，人民不能容忍，便会站起来反对暴君，并砍下他的头。他对革命的嘲讽和对平等的界

说，反映他保守和激进思想并存一体的矛盾，也体现他关于人性是善恶综合一体的主张。他嘲笑理想希望的追求，却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疑生活，却强烈求生，恐惧死亡。他是基督的道德信奉者，却完全根据自己个人生活的信念。如果我们也有他不幸而言中的那些人性优劣的话，正是他的言行不尽一致，他的思想常常矛盾以及为之既清醒又困惑的一生，还有产生这一矛盾的人生土壤，让后人有说不完的约翰生。

约翰生性格倔强，脾气粗暴，话语犀利，嘴不饶人。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他同情弱者，慷慨解囊，慈善待人，通情达理。他耐不得寂寞，一直与孤独斗，来访者不拒。除此之外，他的住所也是那些贫穷无地容身者之家。他搬过几次家，房子总是住满客。同在屋檐下，有来伦敦治病后来双眼全瞎的安娜·威廉姆太太；有朋友在约翰生太太死后送给他的黑人奴仆弗朗斯·巴伯；有为穷人看病的穷困的医生罗卜特·利夫特；还有他教父牧师的一个女儿德斯蒙琳太太。当两个不同性格的太太住在一起常争论时，他宽容回避。他十分礼待穷医生，对人却说他只是分享一间房子和几片面包而已。他为这位医生朋友的去世而难过，写下感人肺腑的诗句。临终前，他立遗嘱给他黑人仆人巴伯每年 70 英镑。由于长期的忧郁症，哮喘，水肿，还患了中风，加上老朋友的先后去世，思罗尔夫人的有意疏远，身体虚弱的他，终于在 1784 年 12 月 13 日倒下，享年 75 岁。

二

理解约翰生，要读《约翰生传》。

不用说，立言立德，约翰生在世时，便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思想家，也很有名望，是 18 世纪中叶的文坛泰斗。“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钱锺书语）现在，约翰生的名誉地位，却要依赖双重的历史传统或两个形象：一个是“民间艺人”，一个是“文人作家”。

“民间艺人”，主要根据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以下简称《传》）。这是由诗人、史学家和批评家麦考莱过分强调约翰生的智慧谈话而不是他的著作本身而开始形成的。麦考莱在他那篇评克罗克 1831 年编辑本《传》